



贺圣思观看齐白石画展留影

他说，梅山晒盐22年，报社码字19年。退休后，终于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了。于是，他给书斋命名“三戏堂”。三者：书、画、印。“戏”，意谓“游戏”，即“游于艺”，以游戏的心态去写字、画画、刻印。

他的画，拙朴而充满情趣。两只憨态可掬的龟、一丛野性的花、老藤上几颗丰润的果、一对横行无忌的螃蟹……处处以小写意的艺术手法，表现出物象的内在神韵。他又常以题跋烘托画作主旨，披露创作的心绪，于是，观其画，感受到的是一种综合的人文气质和蕴藉。

与人相处，他亲切蔼然，随和、大度。对待艺术，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观感，不从众，不跟风，追求的是恬然自适。

他，贺圣思，曾任宁波日报副刊部主任、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宁波市政协书画院画师、宁波市茶文化书画院副院长。“贺伯伯”——大家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。



《双鱼图》

放牧心灵 为霞满天

记甬上书画家贺圣思

赵淑萍

贺圣思说自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重大年份记不清，作品、资料、证书常常不经意地就丢了，但是，有些细节，有些人和事，却刻骨铭心。在他心里，有很多难忘的“第一次”。七岁时，他画了两张画。一张是临摹孙中山的肖像，另一张名为“戮力同心”，画面上，一男一女把弓拉得满满的，全神贯注，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家里人，特别是喜欢书画、篆刻的哥哥看了，说画得不错。这是他绘画才能的第一次展示。初中时，有一次，他看美术老师在画紫藤，紫藤蓓萼的花枝在风中舞动，虽然“乱”，却有层次和美感，顿时勾起无限的心绪。第一次，他对国画有了感觉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齐白石被誉为“人民的艺术家”，他的画风靡一时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贺圣思看到齐白石的画，画中墨与色的强烈对比，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让他心折，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天真烂漫的童心更是引起了他的共鸣。第一次，他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，“一见倾心”，他把齐白石当作精神上的老师。

整个学生时代，他喜欢画，但看得多，画得少。因为，两毛多钱一张的宣纸，成本很高。他家兄弟姐妹众多，经济比较拮据。一次，已经在海曙区妇联工作的姐姐贺圣参加给他买了一幅宣纸，他画了一幅荷花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姐姐鼓励他：“去裱一下。”他兴致勃勃地跑到广仁街的一家字画装裱店。店主看了看画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这个钱不用花的。”“当时，我还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以为他怕我付不起钱，就告诉他，钱我带着。”贺圣思说。现在想来，那幅画，是他画作的第一位评论者。店主也许没想到，因为这句话，贺圣思的在长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没有装裱作品，只到

贺圣思说，他以游戏的心态去画画、写字、刻印。退休后，他读了大量作品，不仅读画，还留意体味其跋语内容和跋语书法，品味其文、书、画是否处于同一个审美层级。他读大师们的笔墨语言，陶醉其中；吴昌硕的大气磅礴、齐白石的酣畅稚拙、黄宾虹的浑厚凝重、潘天寿的风骨险峻，书和画奏的都是一个音调。有一次，他读黄庭坚的《苏轼寒食帖跋》，读得趣味盎然。他不仅观赏了黄庭坚大字行书点画用笔的“沉着痛快”和结体的舒展大度，而且读出黄庭坚和苏轼的关系，读出黄庭坚的才情和个性。于是，他追求书画、印刻的统一、和谐，在画作中常以题跋烘托画作主旨，披露创作心绪。

他也练笔。练笔，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。他说，自己不像有些书画家，从小临池不辍，有深厚的功底，又有名师指导，有很高的目标，非常勤奋。他只是自娱自乐，所以没有心理负担，放得很开。

一次，市政协联谊会举办画展，姐姐贺圣参加是联谊会成员，邀他也参加联谊会，并带作品参展。拗不过姐姐的面子，他创作了几幅画。画家何业琦、陈承豹看后，很是诧异：贺伯伯居然会画画，而且画得不错。这时，省里评奖，他们把他的画送去参赛，没想到，居然获奖了。“我想，评奖一般都是在圈子里的事，没想到，我这个圈外人

退休后，因为参展的需要，他才频繁地出入装裱店。

书法、篆刻家周节之和周律之兄弟，均与他有缘。当时，每逢周六，他就去东大街书店和翰墨林印社。翰墨林在宁波一向以雕刻书版、印刷书籍、勾勒铭志、书法篆刻为业，因技艺精湛闻名。当时，店主是周节之。贺圣思经常俯身在印社的玻璃柜前，看那柜台上陈列的印章、印花。“周节之老师端坐在里面，专心致志地刻印。在我心里，这位‘老’先生了不起，我都不敢走到他身边去。很多年后我们熟悉了，我还开玩笑说‘周老师，如果那时我胆子大一点，走进来，也许就成为你的学生了。’”从那时起，贺圣思对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后来，他和周节之的胞弟周律之成了同事，而且一起主持市书协的活动，那是后话。

1958年，贺圣思高中毕业。他这个家里最小的儿子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备受母亲宠爱，一发病，母亲就让他病休，停停歇歇，高中毕业比同龄人迟了三年。这一年，因家庭出身不好，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，被指定去梅山盐场劳动。那时，他无法写字、画画，不要说条件不允许，就是有场地，一顶“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”的帽子就能压死人。但是，人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，何况是一个热爱文学和艺术的青年。那时候，别人的床铺是向外搭的，他的是朝里的，一生中第一次裱的画，这店主，是他画作的第一位评论者。店主也许没想到，因为这句话，贺圣思的在长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没有装裱作品，只到

恬静黄昏艺术情

居然得了奖。作品得到肯定，我很受鼓舞。”他说。从此，因一些画家热情相邀，他步入了这个圈子。

甬上的一些画友很喜欢他的画，喜欢那种清新的浑然天成的风格，喜欢那寥寥几句、简洁幽默的题跋，喜欢画中透露的灵性，并且，称他的画为“文人画”。

2009年元旦，他和好友颜亚培在月湖高丽使馆举办“快乐就好”画展，展出国画作品60余件。他的作品以花鸟画为主，颜亚培的作品以山水画为主。当时，许多文化人络绎前来，开始，是为他们所爱戴的贺伯伯捧场，但是，一看，不由衷心钦佩。贺伯伯的画充满了意趣！退休后大量地读画和练笔，已经使他的画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。

书画也给他的家庭带来高雅的情趣和融融的欢乐。哥哥贺圣山是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离休干部，其书法学赵之谦，工作之余还长期坚持治印，在沪上书画界有一定名气，书画集中，他的书法作品行、草、篆、楷及篆刻都有收录。姐夫陈立言离休前是军中秀才，写出来的字也如军人一样严谨、有力，入木三分。逢年过节大家聚会时，铺开桌子写字画画，相

互评赏，怡然自得。姐姐贺圣参加也被感染，离休后自然而然地提起毛笔学画画了，十年潜修后画技大长。儿孙辈中也有喜爱翰墨丹青的。2011年，一场充满浓郁亲情的“一家子书画作品展”在月湖高丽使馆举行，三代人共舞笔墨，传为佳话。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似神奇的精神黏合剂，它把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和美，更加充满情趣。”贺圣思动情地说。

去年7月，海曙区委、区政府为推进文化发展和繁荣，以在海曙的甬上书画家为纽带，建立湖上书画艺术苑。艺术苑在鼓楼历史文化街区正式挂牌成立。在古戏台东南侧街二楼，14位甬上书画家入驻，贺圣思也是其中之一。驻艺术苑的每位书画家每年各举办一次展览、举行一次讲座；每周六或者周日为艺术苑书画家“个人工作日”，每月15日为“集体工作日”，开展研讨、创作、交流等活动。如今，他家有“三戏堂”，在鼓楼又有工作室。常有老友探望、聊天、切磋技艺，也有市民前来咨询，他不吝指教。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，为霞满天，他们一起共享艺术的快乐。



《采蕙图》

“文人画”——这是甬上书画家对贺圣思的画作的称谓。什么是文人画？贺圣思的体悟是，善于驾驭文化综合修养从中寄托人文情怀、蕴含高雅情趣的画可以叫作文人画。“评判文人画，主要看它有没有形而上的意趣，而非形而下的造型之美丑，造型美仅仅是外在美，意趣美则是内在美。”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。在齐老的画作中，再世俗不过的题材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处世哲理。如《人骂我我亦骂人》，画中，一老汉，跌坐，眉目皆张，左手扶膝，右手伸出二指，做骂人状。那被骂后的无奈，被迫还击的样子读着让人会心微笑。又如《他日相呼》，两只雏鸡争抢一条蚯蚓，神态生动，水墨浸润，质感逼真。此类画作主要的成就不在惟妙惟肖，而在于把观察的感悟上升为对历史成说的深思。传说中鸡为“德禽”，得到喂食，就互相招呼，不吃独食。但是齐白石通过实际观察，发现小鸡得到蚯蚓，没有丝毫谦让，而是互相抢夺。可见，美德不是天生的，是教育历练的结果。表达了对文化积淀的反思，对美德形成的深切体悟。

贺圣思的画就追求那种形而上的意趣。在他笔下，一只粗陋簸箕中装着兰草、翠竹，“四明春色三千里，且用簸箕背下山”，自有一种恬淡深远的意境，恰似陶渊明的田园意趣。他用焦墨破笔画鱼、蝌蚪等生灵，简洁、生动，以笔墨的滞重突出意态的轻盈、灵动，反衬成趣。《如意竹与无名花》这幅画，仅看题跋，一种安于无名、恬淡知足的情绪就漫上心头。人们看他的画，于稚拙和略微的变形中感受他的心灵语言。

和一般人重复画画不同，贺圣思很少重复。即使同一画题，也每次都有变化。他认为，艺术不应该那样重复，那样重复就成了工艺。写意画尤其如此。有时候同一幅画，一遍不成，又画一遍，再画一遍，接二连三，把原先的激情和想法消磨殆尽，回过头来，还不如第一遍来得满意。他又认为，艺术需要风格，但艺术必须拒绝习气。风格是水到渠成、自然而然形成的，习气则是为了追求风格，在笔墨、造型等方面刻意强化所形成的不良习惯，一提笔就会表现出来。所以，他不硬画，也从不到刻意地追求所谓的“创新”。一旦来了兴致，挥笔而就。画作流畅，很有气势。也许，挥毫在片刻之间，情感的酝酿和文化的积累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退休后，贺圣思画过很多紫藤（可能跟中学时那次观画有关）。湖上书画艺术苑要展出他的画，他画了一幅不着花的紫藤。风乍起，枝叶凌乱，无限纵横情绪，无限闲雅幽情。他还题诗“我画紫藤不着花，任凭紫藤出枝桠。无须猜解绳文结，笑着东风舞乱麻。”这首诗，把他的艺术观、艺术心理展露无遗。那就是自由无羁，在“散、松、乱”中追求次序和美。

风雅意趣文人画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金石缘 ——包根满

自述

我出生在台州椒江北岸的一个小乡村，孩提时邻村有一大哥能刻一手好印章吸引了我。两个村紧挨着，那时的我时不时地往他家里跑，我便有了刻印的兴趣。

真正学习篆刻始于1980年，那年有一位同事刚开始学习书法篆刻，我就与他一起学习。同事喜欢奔放一路，而我对工稳一路情有独钟，两人迥然不同，颇为自得其乐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我俩都想找个老师指导。1985年，得知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开办书法函授学校，我俩报了名。我本以为能如己所愿，但由于分班时将我分到书法老师的一班，当时那位老师正在担任全国书法展评委，在外参加活动时间比较多，寄去的作业不能如期回复，这样，与自己

想学习篆刻的初衷有出入。不过，一年的多种篆隶经典碑帖的临习对后来的篆刻创作帮助也很大。考虑到函授的效果不是那么直接有效，我萌生了新想法：到杭州找位西泮印社的老师来指导。1987年经人介绍，我拜余正老师为师，随后，就常常带着作品去杭州求教。在余正老师因势利导和严格要求下，通过多年努力，我的篆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，作品屡屡入展并多次获奖，这也证明我当时找老师面授的选择是对的。

在指导我学习篆刻的老师中，还有位特殊的老师，他就是印坛前辈高式熊先生。在我和我的同道们心中，高老是我们老师的老师。在许多场合，高老都会用“我的学生子”、“我宁波的学生子”向人介绍我。高式熊先生是宁波

人，是解放前就加入西泮印社、目前健在的两位功勋社员之一，今年已有94岁高龄。1990年盛夏，他在甬举办为期一周的篆刻学习班，我和许多同道闻讯报名参加。自那以后，我向高老请益的机会日益增多，尤其是2005年的年初，高老应邀来甬为家乡篆刻《茶经印谱》，为时一个多月。他不顾年岁已高，夜以继日专心创作，在这期间，我有幸陪伴左右，目睹他分朱布白、运刀碾石。高老则结合创作实例不时给予讲解指导，让我收获良多。他对艺术的认真与执着，对后学的言传身教，时刻鞭策我刻苦学习，努力进取。

近年来，我也以两位老师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，向后辈传承着篆刻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。（严龙整理）

包根满，1958年11月出生，浙江省台州市人。西泮印社社员，中国书协协会会员，浙江省书协篆刻创作委员会委员，沙孟海书院研究员。师从高式熊、余正先生。作品入选全国第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届书法篆刻展，首届国际篆刻艺术交流展，当代篆刻艺术大展等。获西泮印社“首届印社奖”。出版《包根满篆刻集》。



严龙摄